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中国女将军

崔向华 等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中国女将军

从童养媳到女将军

崔向华

1955 年秋。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主席亲自为 47 岁的李贞授予少将军衔。从此，中国历史上有了第一位女将军。

历史永远不会忘记，是新中国，使世代代压在生活底层的劳动妇女翻身得解放；是中国革命，把一个封建桎梏下的童养媳，培养成叱咤风云的巾帼将领。

共和国 45 华诞的日子里，我沿着李贞将军的足迹，走访了女将军的老上级、老战友、老部属以及她的亲人和曾在她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一个伟大女性的形象凸现在眼前，我抑制不住情感的涌潮，记下她奇特而壮伟的一生……

六个姐妹·六个童养媳·父亲吐血身亡·砍不尽的柴·挨不完的骂·打死也要走

旧社会是一张万恶的网，穷苦的妇女在网中苦熬、挣扎。谁也不会想到，后来叱咤沙场的李贞将军，当年却是封建罗网中的一个小童养媳。

1908 年 2 月 10 日，农历腊月二十三。一个女婴诞生在湖南省浏阳县小板桥乡。父亲李光田给这个在早上出生的二女儿取名“旦娃子”。弯弯曲曲的浏阳河水从村旁流过，两间半茅草屋孕育了一个顽强的生命。旦娃子长得俊俏端庄，人见人夸。可她的“命”不好，她从生下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要吃苦受穷。

没有田没有地。一贫如洗的父亲李光田租种了人家的两亩半田；母亲贝兴生一年到头喂猪打柴，家里还是穷得吃了上顿愁下顿。农闲时，勤劳忠厚的父亲常和别人合伙或借人家的小船到浏阳河里捕鱼捞虾，拿到七八里外的永和镇上去卖。多一个儿子多一个帮手，父亲就是想要个儿子，但老天爷不遂人愿，李家接二连三地一共生了六个女娃。这六个女娃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满六周岁时，就送给别人家当童养媳。

天下没有不怜子女的父母。谁不知道当童养媳苦？如果不是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当爸爸妈妈的怎么舍得将六个女儿全送给别人当童养媳？

旦娃了也没有逃脱这个命运。六岁不到，她就被送到一个古姓的医生家里当了童养媳。

旦娃子刚刚十岁那年，父亲实在苦撑不下去，累得吐血身亡。

日用如梭。冬天的寒风掠过贫瘠的山地。两个衣衫褴褛的女娃子正在山上砍柴。

“莲娃子，你在树下拾柴，我上树去砍。”个子稍高些的女娃边说边像个男孩子般攀上丈把高的树。

“旦娃子，当心些哟。”莲娃子咂着舌看着上树的姐姐，揉揉冻得红肿的双手。

“晓得罗。”旦娃了攀上树刷刷砍着干枝条。眼看天色将晚，再不赶快挑柴回去，又该挨婆婆的骂了。她攀着树条从这棵树荡悠到另一棵树，动作麻利地劳作着。

起风了。滚滚沙尘蒙住了旦娃子的眼睛。“哎呀——”，随着一声惊叫，旦娃子摔下树，当即昏了过去。

“旦娃子，旦娃子，”莲娃子大哭着扑向仅比她大三岁的二姐。散落的干柴在风沙中飘舞远去，莲娃子已顾不上去捡柴了。

“二姐死了？”莲娃子见旦娃子毫无反应，苍白的脸上双目紧闭，她吓呆了。

从进婆家门第一天起，旦娃子就起五更睡半夜，洗衣烧饭，提水砍柴，稍有不随婆婆和比她大四岁的小丈夫的意，就是一顿打骂。有时她实在忍受不了虐待欺凌，就跑回娘家哭诉。可是家境贫寒，母亲茹苦含辛，她又何尝不想让女儿过好日子？实在是穷得无奈啊。“再苦也要忍着，要熬下去！”母亲的忍痛叮嘱常常萦绕在旦娃子的脑海。满腹苦水向谁倾诉？她只有和近处的几个童养媳在一起打柴打草时，说上一场，哭上一阵。哭诉完了，懂事的旦娃子照样砍上两担柴，一担给婆婆，一担给娘家。

“娘……我想回家。”旦娃子呻吟着缓缓醒来，看见哭倒在身上的妹妹：“哭什么，我又没死。”她强撑着从地上爬起，掸掸身上的泥土，活动一下扭伤脚。

“旦娃姐，你命好大哟，可吓死我了。”莲娃子忙欢喜地去捡柴打捆。

山风呼啸着，肆意摧残着这两姐妹，她们相互搀扶着踏着夜色挑担下了山。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旦娃子在苦难中顽强地长大，残酷的生活磨砺了她不甘屈辱，敢作敢为的性格，“我要走出这个不属于我的家！”一个顽强的信念，在旦娃子幼小的心灵中深深扎了根。长到十五六岁，旦娃子胆子大了，想偷偷离开家，到城里去做女工。她和几个要好的童养媳计议时，姐姐劝道：“抓回来会把你打死的！”

旦娃子倔强地回答。“打死就打死。”

姐姐又说：“如果到外面找不到事，再到哪里去呢？外面骗子多得很。”

旦娃子无语，但这条心是不死的。

不久，事情暴露了，婆家人骂她：“好哇！你跑吧！上了天也要把你抓回来，入了地也要把你挖出来。”

那一天，旦娃子上山砍柴，碰上了倾盆大雨。她把柴担回家来，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婆家因为没有干衣服换，就骂她没有把衣服洗出来。旦娃子气急地说：“我到山上砍柴了，哪里有工夫洗呢？”婆家人见她顶嘴，抓起东西就是一顿痛打。天地虽大，没有自己的一线生路。这种逃不掉，走不脱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性子刚烈的旦娃子一身湿衣服，披头散发地跑了出去，想扑到门前的水塘里求得一死。左邻右舍把她追了回来，邻居婆婆含泪劝她道：“旦娃子，女人就是女人啊，你看我六十多岁了，还要上山砍柴，还要挨骂，女人有受不尽的苦啊！”

“为什么？这个世道不公平！”旦娃子冲着黑暗呐喊。旧社会不把女人当人，旦娃子却要做一个真正的人，走一条真正的路。

这一天她终于盼到了！

妇女委员·油灯下入党宣誓·永
不叛党·革命的母亲·第一次战斗·
不让敌人抓活的

战争能锤炼人，战场能培养人。李贞肩上的将星是在战火中冶炼的。

1926年的春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风暴震撼着旦娃子的家乡。姐姐跑来告诉旦娃子：他们那儿建立了妇女组织，是“干革命”的。

仿佛一缕阳光洒进旦娃子的心里，她毅然剪掉辮子，参加了妇女协会，第一次正式使用自己的名字——李贞。由那时起的十多年时间里，她都一直梳着短发，短得乍看像个男孩子似的。以后她在游击队里当侦察员，有时装男，有时扮女，都很方便。可婆家却气坏了，威胁说要砸断她的腿，叫她“出得门去，进不得门来”。可是，有了革命理想的李贞已经无所畏惧了，她就像飞出笼子的小鸟，热衷于革命活动。她的手里常常提着一个装文件的草篮子，随着共产党员们到处去发动群众，组织工会、农会、妇女协会、儿童团。不久，她担任了区妇女协会委员，当年十月把会员发展到五百多人。

共产党给李贞带来了光明和新生。1927年3月，经张启龙等同志介绍，李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是李贞终生难忘的一个夜晚，在永和区石江一个教员家里，李贞在党旗面前庄严宣誓：“我自愿加入共产党，服从组织，严守秘密，牺牲个人，永不叛党，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奋斗终身。”

一盏明灯照亮了李贞终生的道路。从此她懂得了为了让千千万万受苦人都过上好日子，就是牺牲个人也是应当的道理。

考验接踵而来。李贞入党才一个多月，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进行血腥大屠杀。接着，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许克祥的队伍从浏阳县城到永和区捕杀共产党人。反动派叫嚣着“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漏掉一个”。白色恐怖中，区委办公的地方已经被“剿”，李贞也受到通缉。镇上、村上，到处都是搜索队，大路上还守着地主的镖客，要捉拿共产党员去给被杀的土豪劣绅祭灵。

看到同志们被杀的被杀，逃到外地的逃到外地，还有一些经不起考验的人消极了，叛变了。李贞态度十分明朗：“不管怎么样，我永远也不叛党”。她在深山里藏了几天之后，决定回家筹措路费，到城里去暂时隐蔽一下。

母亲一见李贞回来，大哭了一场，她还以为女儿早已被杀了呢，母女相见分外亲。这时，得到消息的一对自首夫妇和家族头人赶快跑到李贞家劝她自首。李贞一听就不客气地回答：“你们管什么闲事。我是不是共产党与你们没有关系。我想，真正的共产党才不会向你们国民党自首哩！”

“你是一个女子，天天东躲西藏多么危险、多么丢脸，只要你去自首了，保险国民党不会捉你了。”他们继续劝说：“在家里多好呀，也免得你母亲和我们族里人担心。因为你是没有父亲的女儿，应该听家族人善良的劝告，我们可是来救你的呀！”

李贞气得冒火：“一年前，我做小媳妇那般苦，你们为什么不来救我呀？今天，我是为着要活，而不是为着要死。我不愿意听你们这些话。我老实告诉你们：我的头可以断，血可以流，就是不向国民党自首。”

他们被李贞骂走了，母亲把她拉到一边问：“娃子，娘只能生你的身，不能生你的心。假若你是共产党，好汉做事好汉当，绝不要去自首！共产党现在是倒霉的时候，可是石头也有翻转时！”

李贞感动得扑到母亲怀里。母亲并没有受过什么高深的教育，只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却深明大义，给了李贞莫大的鼓舞。那天晚上，母亲匆匆卖了粮食，请人驾了一只小船送李贞到城里。

风声一过，李贞重返家乡，恢复了党组织，由四名党员组成永和区的第一个地下党支部。李贞任支部书记后，李贞的家就成了地下党经常开会议事的地方，李贞的妈妈开了个卖油盐、火柴等日常生活用品的小店，作为秘密联络站的掩护，她老人家也参加了革命工作。后来，她还将李贞的两个妹妹送去当了红军。特委书记张启龙和王首道经常出入李贞家，称赞李贞妈妈是“革命的妈妈”。自从长征开始，李贞就再也没有见过母亲的面，直到解放后，她才得知，母亲在遭到日本兵痛打以后，去世了。

1927年9月，毛委员领导的秋收暴动的工农队伍从萍乡打进了醴陵，接着又攻克了浏阳，李贞带领当地党支部的同志立即投入战斗，策应主力部队打击敌人。眼见游击队的实力不如敌人，机灵精干的李贞心生一计，她找来一个煤油桶，将鞭炮装在桶里点燃。那噼啪作响的声音迷惑了敌人，吓得他们四处逃窜。李贞趁势指挥游击队冲进团防局，把缴获的粮食钱物分发给穷苦百姓。

1928年初秋，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锻炼成长的李贞，被任命为区委委员兼平浏游击队党支部副书记和士兵委员长。由于区里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疯狂集兵围剿，妄图血洗双洞根据地。

那时，李贞已经怀了四个多月的身孕。头天晚上，她给游击队员洗衣服没有休息好，第二天一早就发现了敌情。这场战斗一直打了一天，最后，他们被迫退到深山里去。山里没有人家，他们只好采些牛心桃、映山红充饥。这样的苦日子坚持了一个星期，敌人又继续压了过来。情况万分危急，眼看着战友们在敌人罪恶的枪口下纷纷倒下，李贞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敌人大叫：“抓活的！”生死攸关，没有退路，李贞和四名游击队员退守在祖师岩的悬崖上。面对几丈深的绝壁悬崖，李贞视死如归，下达了死命令：“不能让敌人捉活的，往下跳！”说完，李贞头一个纵身跳下悬崖，游击队员纷纷相随。热血染红了山间那一片映山红。

大难不死。李贞苏醒后才发现自己被卡在崖边的树丛中，血水如注。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流产了。在幸存战友的帮助下，她草草掩埋了未能出世的胎儿，坚强地走出崖底，死里逃生冲出了敌人包围圈。

李贞带领战友一瘸一拐地朝前走，碰上一家老百姓，给他们些番薯吃，给李贞一块破布当月经带。他们接着又上了路，去追赶部队。裤腿上的血凝结成血痂，将李贞的两条腿磨破了，她还是顽强地走着，走着……

从此，李贞的左腿上就留下了当年跳崖的伤疤；从此，年仅二十岁的李贞失去了生育的能力。她为了革命事业付出了血的代价。

游击队英勇劫“匪”·战友情意 重·刀下留人·闯狼窝的新娘子

战争年代，枪就是战士的生命。浏东游击队初创时期，李贞和几个共产党员从一个反动民团团丁那里夺得了一支枪。1928年春，彭德怀派人又送给他们十二支枪。背枪的都是共产党员。有了枪就好像有了护身符，就有了革命的本钱。但是，枪怎么放，仗又怎么打，却没有一个人懂得。大股敌人来了，大伙就分散隐蔽在大山上。敌人走了，为了挣饭吃，男的去给人家打短工，李贞就给人家渍麻。一旦获得了有利情报，就向敌人进攻。第一次打张家坊，九个人三支枪，外加一个装爆竹的煤油桶。李贞一只手拿着枪，一只

手提着煤油桶。一进门，就放枪，放爆竹，敌人全被吓跑了，没有打倒一个。尽管缺乏战斗经验，一支拥有三十支枪的浏东游击队却顽强地发展起来。

为筹措枪支，张启龙在路上不幸被捕。消息传来，李贞心急如焚，马上去营救。她知道，张启龙是湖南省城挂了号的浏阳十大“匪首”之一，这次敌人抓到他，一定凶多吉少。她主动向王首道请战，侦察敌情。王首道同意了，他亲自带队埋伏在大路两旁，准备在敌人押解张启龙到县城的途中营救。

4月25日晚，李贞带着一个游击队员赶到关押张启龙的观音塘。在当地群众协助下，终于查明了情况。敌人白天不敢押送，怕游击队中途拦截，准备等夜深人静时押往县城邀功请赏。李贞不顾生命危险有意挤近关押张启龙的地方，暗示他同志们要来营救。

他们的视线交织在一起，一切尽在无言中。张启龙危难关头见李贞，内心涌上一股暖流。

李贞留下游击队员观察动静，自己飞奔报告王首道消息。

救兵踏着夜色而来。不料敌人有所防备，又狡猾地将张启龙转移了关押地点。李贞义愤填膺，把刀架在敌兵头上喝问：“快老实交代，张启龙在哪里？”

“在、在林家祠堂。”王首道和李贞带领游击队又旋风般奔去，包围了林家祠堂。

“张启龙，你在哪里？”李贞焦急的呼唤声使受尽折磨的张启龙精神大振，大叫道：“我在这里！”

李贞急切奔去，一刀砍断张启龙身上的绳索，深情地说：“我们终于找到了你！”

张启龙的眼睛湿润了。他紧紧握住王首道和李贞的手说：“谢谢同志们的救命之恩。”

春雨中，他们凯旋而归。

王首道、张启龙创建的浏东游击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实战中摸索出一套游击战术，既会打仗，又会做群众工作。身为士兵委员长的李贞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随着浏东游击队的声势越来越大，上级决定正式成立浏阳县委，张启龙任县委书记，王首道任县委组织部长。会上明确分工，张启龙抓武装负责游击队的工作，王首道负责县委机关的日常工作。

一切工作走上正轨后，游击队却突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裁缝出身的杨梅生丢了枪！按士兵委员会的规定，谁丢了枪就要枪毙，这是全体战士都举手通过的一条纪律。李贞不会忘记当初十几个人拉起游击队，没有一支长枪，只有马刀和梭镖，整整几个月不敢和敌人打仗的情景。如今游击队好不容易才扩大到这一步，却偏偏出了这档子事，自己是士兵委员长，理当带头执行纪律呀！

夜晚，李贞翻来覆去睡不着：如果是对付敌人，不用说，她马上举枪射击；眼下可是动手处死自己的同志啊！怎么下得了手？

李贞整整想了一夜，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在战斗中让杨梅生夺支枪回来，免他一死，将功折罪。她的想法得到队长的同意，但也有少数队员认为要按军法处置，嫌李贞“婆婆妈妈的办不了事”。李贞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当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杨梅生时，他感动得扑通一下跪在地上：“我一定从敌人手里把枪夺回来！”

没过几天，游击队决定袭击敌人。李贞扮着回娘家的新娘子，坐在一顶漂亮的花轿里。由于计划周密，敌人措手不及，游击队来了一个中心开花，四面围攻，一下子把敌团防队干掉了，缴获了十几支枪。当游击队凯旋归来的时候，笑嘻嘻地杨梅生肩上背着刚刚缴获来的三支步枪，手里还提着一把大刀。杨梅生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高级将领，直到晚年，他都没有忘记李贞当年“刀下留人”的战友之情。

战火中的妇女团·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被迫离婚·战火考验的真情

1932年，在湘赣边区活跃着一支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妇女团。团政委就是李贞。平时，她带领女兵们操练武艺；战时，她率领女兵打仗歼敌。妇女团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锻炼成长。

这一年，李贞和张启龙结为夫妻。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中，他们同生死，共患难，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李贞十分敬重和爱戴张启龙，他不仅是她的入党介绍人，更是她的革命引路人。他们由相识、相知到相爱，终于成为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

张启龙和李贞同是浏阳人。张启龙1900年4月8日出生在浏阳河畔永和镇澄潭村一户普通农家。父亲望子成龙，故为其取名启龙。他比李贞革命时间早，1925年入团，1926年转党，师范学校毕业，有文化，聪明好学，为人正派，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和非凡的领导才能。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张启龙家先后有六位亲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父亲张德钊，是个纯朴憨厚的农民，支持儿子闹革命。1928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捉拿张启龙不着，就抓他父亲顶替，酷刑拷打，暴尸荒野。张启龙的结发妻子黄光菊，是父母包办的“童子婚”，婚后生有一女。1930年母女二人双双被国民党威逼折磨致死。

国恨家仇，深深地埋在张启龙的心底，更激发了他走革命道路的坚定意志。他和李贞共同的苦难遭遇和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活，使他们日久生情，相互关心，彼此照顾，共同进步。张启龙写得一手好字，他常常帮助李贞学文化。李贞为他补军装，照料他的生活。知道张启龙没事爱喝几口，常常规劝他少喝酒，少抽烟，有空就帮他洗刷那只心爱的大烟斗。

妇女团驻扎在永新县城河畔的东关村。闲暇时，身穿灰布军装的李贞大步流星般地走到女兵们中间，她性格耿直快人快语，深受女兵们的敬重和爱戴。她就像一团火，走到哪里，哪里就燃起一片战斗豪情。

婚后的生活是甜蜜的，但非常短暂。就在李贞庆幸自己终于走出童养媳的阴影，找到革命伴侣的新婚快乐的时候，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张启龙被后来叛变投敌的刘士杰等人诬陷迫害，撤职关押，开除党籍。要不是后来任弼时和王震多次力保，他险些被杀头。王首道和后来成为李贞丈夫的甘泗淇也受到左倾路线的冲击迫害。

在那乌云翻滚的日子里，李贞对张启龙，对他们的夫妻关系毫不动摇。她相信张启龙是对的。从1931年7月到1933年春，一直在湘赣苏区担任湘赣省委常委、省苏维埃副主席兼省苏党团书记、军区总指挥的张启龙对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何罪之有？

张启龙被关押后，也相信李贞是理解他的。他给李贞写信，请她放心，

自己能想得开，绝不会自杀。他被关押一年零两个月，身受不公正待遇却心怀坦荡，无私无畏。张启龙是个乐天派，他在关押他的地方与同样受到迫害关押的战友们讨论形势，谈论工作，谈笑风生，每到心情激动时，买酒与大家同饮，战友们都喜欢他。

但是，刘士杰这些人，却不放过一切迫害张启龙的机会。他们编造谎言，把王首道、张启龙、甘泗淇说得一无是处，把省委的工作说得一无是处。他们一方面给李贞施加压力，要她与张启龙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在生活上也不能含糊。暗示她与张离婚。李贞把问题挑明后，表示坚决不同意离婚。另一方面，他们又逼迫张启龙，说他不配作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丈夫，要他离婚。张启龙对这些话都不介意，唯独他们讲到，你这个反革命丈夫，会连累李贞的清白这类话，却刺痛了张启龙的心。他经过反复思考，唯恐刘士杰这些人借此加害于李贞，他含悲忍痛，最后下定决心，在他们事先准备好的离婚书上签了字。

他们离婚了，但是，他们在艰难岁月中形成的革命友谊，永远留存在他们的心里。若干年后，李贞与张启龙分别建立各自家庭以后，两家一直保持着朋友般的往来。每当张启龙带着他 1938 年在延安娶的夫人傅平中到李贞和甘泗淇的家中作客时，李贞高兴地叫：“张胡子来了，快烧狗肉，拿酒喝！”1987 年 6 月 3 日，张启龙逝世时，李贞佩戴黑纱，参加了隆重的追悼会，向这位令人敬仰、坎坷一生的老战友表示衷心的哀悼。

经过战火考验的感情是最纯洁、最真挚的，他们的友情万古长青！

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突围西征 ·我不能离开红军队伍·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坐脸盆下山

1934 年 7 月，蒋介石以三十一个师的重兵，从六个方向，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进行“围剿”。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湘赣苏区的红军也屡战不利。时任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的李贞奉命率队回师井冈山，增援红四十九团。

红军学校五百多名学员，在副校长谭家述和李贞的率领下日夜兼程向井冈山进发。途中，到处受到敌军阻截，派出的侦察员报告说，敌人正规部队增援井冈山，占领了黄洋界、桐木岭、茨坪等险要地方，先头进军井冈山的红四十九团不知去向。

这时，部队由于沿途百姓“跑反”，已经断粮了。紧急情况下，他们决定兵分两路，由谭家述和李贞各率一路改从山间小路迂回开进。李贞的主要任务是沿途收容分散的红军战士和伤病员，然后绕道遂川回永新。

瓢泼大雨中，李贞头戴斗笠，脚穿草鞋，率队沿着崎岖的泥泞小路艰难行军。为了避开敌人，他们一路披荆斩棘，走了几天才到达遂川的荆竹山。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残酷烧杀，但见断垣残壁，遍地瓦砾，不见一间完整的房子。部队忍着饥饿，好不容易在山洞里找到一个老汉，经他指引带路，终于在一个深山坳里找到一批红军伤病员。

他们都是红四十九团的，打井冈山时负了伤，不能行动，暂时留在这里养伤。李贞和同志们见到这七八十个红军伤病员挤在几间破竹棚子里，衣衫破烂，满是血污，粮食已尽，全靠吃野菜草根活命，地上只铺了薄薄一层稻

草，根本没有一点医疗条件，都难过得掉下眼泪。伤病员们十分刚强，纷纷要求归队。

为了抢救战友的生命，李贞果断地对学员进行分工，有的去寻找老乡，想方设法筹集粮食；有的跟她上山采野菜、挖草药。李贞考虑到敌人围攻，环境恶劣，无法带走重伤员，她请几名老乡帮助照护他们，留下一些钱物、粮食，鼓励伤病员坚持就地养伤。一切安顿妥当，然后她带领学员们搀扶着几十个轻伤病员朝湘赣边界的永新方向转移。一路上敌军碉堡林立，封锁严密，李贞一行只好转向遂川方向行动。昼伏夜行，忍饥行军，有时整天只能嚼些草根充饥。后来实在饿得不行了，李贞便下令把红军学校唯一的战马杀了。行军途中，他们还常常碰到敌人，他们就利用山高林密、杂草丛生的有利地形，与敌人周旋，且战且走。经过十二天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经五斗江到达永新的牛田，和大部队会合。

不久，李贞率领红军学校全体学员随红六军团突围西征。

那是8月里的一天，部队从赣转移的头一天，李贞刚从省委开会回来。紧急会议上宣布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向湖南中部挺进，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并向北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取得联系的决定。李贞匆匆赶回去准备传达会议精神，尽快做好部队转移的工作。

这时，谭家述紧走一步，对李贞说：“李贞，女同志打仗很辛苦哟。”

“我随军作战这么多年，你今天才知道我是女同志？”李贞随口说道。她见谭家述笑而无语，连忙追问，才知道组织上打算将李贞留下照顾快要临产的三妹李新兰，当年的莲妹子那时已经是王震的夫人了。

李贞一听高低不肯，一回住地就去找中央代表、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同志。

“弼时同志你说说，当前是打仗重要，还是照顾妹妹重要。”李贞心直口快，进门就发出一串“连珠炮”。“我是来参加革命的。妹妹生孩子不能影响我的工作，她可以请当地老百姓照顾。我不能留下。我不能离开红军队伍！”

任弼时笑了：“好！你要不愿意留下，我看可以一起走。但李新兰生孩子也是个大事，要妥善安排好。”

李贞顿时高兴起来，她知道，只要任弼时一说话，自己准保能走成。

果然，李贞如愿地踏上征途，参加了红六军团西征的行列。恰在这时，部队有个领导很关切地对李贞说：“李贞，部队要大转移了，你把那个四妹也一起带走吧！”

李贞当然了解这话的意思，四妹子李静在被服厂工作。大部队走了，四妹子随被服厂留下来，当然十分危险。但又一想，上级没有确定被服厂走，我是党的干部，怎么能私自把妹妹带走呢？于是她说：“那不行，我不能私自把她带走哇！”

四妹李静也听到部队要转移的消息，找到姐姐要求带自己走。李贞恳切地说：“你们厂不走，我不能抽你走，你回到厂里，在那里的党组织领导下，坚持斗争。”

红军走了，四妹留下了。果然不出所料，她很快就落入虎口，受尽磨难，九死一生。全国解放后，四妹见到李贞，还有些抱怨。李贞诚恳地说：“我现在仍然觉得，当时我那样做是对的。当然，我那时可以扩兵，带十个八个人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带你就不行。因为，你是有组织、有单位的红军战

士，组织上没有决定你们走，我怎么能单独把你抽走呢？”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李贞毕生的座右铭。她是党的人，她从不循私情。至于王震的夫人、三妹李新兰更悲惨。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大部队走了，她留在老百姓家生下了儿子。战火纷飞中，她历经九死一生，儿子也丢了，从此和王震失去了联系。人们传言她已经死了。这位老人仍健在人间，现已84岁高龄，思维清晰，念念不忘丢失的儿子。王震直到解放后，他们已各自重建家庭后，才知道李新兰还活着，王震和后来的夫人经常来看望她。战争造成了多少妻离子散的悲剧。连任弼时也在这次西征前劝妻子陈琼英将三个月大的儿子托付在老乡家，结果至今音讯全无，多次查寻不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军人会遭遇如此的悲剧，会有这么多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

1934年8月7日晚上，李贞告别亲人，告别苏区，义无反顾地随队离开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蒋介石从湖北、贵州、江西、云南调动大批人马，对我军团围追堵截，还派飞机轰炸，企图将六军团一口吃掉。六军团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的领导下，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消灭了大批敌军和出没于山林的土匪。部队刚到甘溪，就与敌军大部队遭遇上了。因敌我兵力太悬殊，我军战斗失利，部队被截为数段。当时，李贞肩负着寻找前卫部队传达肖克军团长和王震政委指示的任务。她攀上大山，且战且走。山高路陡，暴雨如注，树林里草深路滑，后有追兵。李贞心急火燎，猛然看见前面走着一位首长的警卫员。她追上去一看他的挑子里有一个洗脸盆，灵机一动，坐上脸盆就朝陡坡下滑去。滑到半山腰，她跌了个筋斗，脸盆也被甩在一边，衣服也划破了！她顾不上疼痛，爬起来向山下跑，及时完成了任务。这段坐脸盆的故事后来被传为佳话。

翻过一座座山，越过一条条河。部队几乎日日夜夜在行军、打仗。尽管环境恶劣，条件艰苦，李贞的心情却坦然、安宁、振奋，部队就是她的家呀！这次西征历时八十多天，跨越敌境二千五百多公里，历尽千辛万苦，冲破了贵州和广西、湖南敌军的围追堵截，终于与贺龙的红三军胜利会师，由此红三军改成红二军团。因为离开根据地的时间比中央红军早两个多月，后来人称红六军团的西征拉开了长征帷幕，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

同结伉俪·同走长征路·把马给 伤病员用·过雪山草地·爱情价更高

战争年代的爱情，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没有卿卿我我的缠绵。

1935年元旦，锣鼓喧天，爆竹声脆。湘西永顺县塔卧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中。

“今天，是我们军区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和组织部长李贞结为伉俪的喜庆日子，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祝贺！”

任弼时高亢的语音在一间充满喜庆气氛的大房间里轰鸣。掌声中，贺龙、关向应、王震、肖克等首长和同志们纷纷向新婚夫妇贺喜。这一对革命伴侣自西征以来历经风雨，经组织上牵线搭桥，结为夫妇。

甘泗淇原名姜凤威，又名姜炳坤。1903年11月21日，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一个贫农家庭。他自幼聪慧，记忆力和理解力很强，家族的人集资供他读书。他就学于长群中学、湖南法专（即后来的湖南大学）。他青年时代，在宁乡参加过驱逐北洋军阀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运动，在长沙参加过“五卅”运

动、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1925年入团，1926年入党，1927年被党派往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任湘赣省委宣传部长和军区政治委员。1932年，他曾遭受王明路线的迫害，被撤职。之后，他就任红六军团第十八师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李贞在湘赣根据地就一直在甘泗淇的领导下工作，对他很了解，很敬佩。他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思想理论水平高，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胸怀开阔，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一向热情、开朗、泼辣、充满追求精神的李贞，把自己的终生托付给这样一个善解人意的男人，还有什么不令人庆幸的呢！

屋外繁星满天，屋内喜气洋洋。李贞热情感谢首长和同志们来参加他们的婚礼。她终于又有了自己的家。戎马生涯，南征北战，战火凝结了永生的感情。从此，李贞与甘泗淇互敬互爱，一同走上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一同奋战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疆场上，共谱人生壮丽的篇章。

1935年11月19日，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由贺龙、任弼时等同志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告别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地区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看着生活近一年的熟悉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李贞感慨万端。自六军团和贺龙部队会合后，转战到了湘西广泛开展游击战、运动战，取得了十万坪大捷等一个又一个胜利，狠狠地打击了敌人。十万坪大捷，为在湘西创建根据地及向东发展战略攻势，创造了有利条件，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六军团转战在湘西一带，与这里的群众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鱼水深情。为了配合红军战斗，这里的各村各乡都组织了自己的武装，从25岁到45岁的青壮年组成了赤卫队。当地群众主动为红军挑米劈柴，抬担架护送伤员，甚至冒着危险当向导。记得有一次，李贞带队越过敌人的重围，深更半夜迷了路，只好敲开一个老乡家的门，可这家只有一个孤苦伶仃的瘸子。他听说红军迷了路，坚决要给他们带路，说：“我反正是个半条命的人了，能帮你们做点事，我心里痛快。”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他跌跌撞撞摸路领红军走。大家见状于心不忍，就背着他走。他伏在红军背上指点路，一直把他们送到目的地。

李贞更难忘怀的是，在蒋介石实行经济封锁，红军极度困难的时刻，是湘西群众勒紧裤带节衣缩食，支援部队。粮食缺乏，吃盐困难，当地群众宁肯自己吃野菜，也要把节省下来的粮食、食盐送到部队。“没有人民群众，就没有我今天的李贞。”若干年后，女将军感情非常激动地说。

怀着依依惜别情，李贞和甘泗淇步入长征路。一路上，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雪山草地人迹罕至。严酷战争环境和恶劣的自然条件考验着每一个同志。特别是女同志吃的苦比男同志更多。日夜兼程，行军打仗，女同志头发里部长满虱子，一梳就呼呼往下掉；还有一些女同志身怀有孕，挺着大肚子行军打仗；有些临产的女同志，小孩还未生下，就长眠在路上。但红军女战士们没有被困难吓倒，咬紧牙忍耐着，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行军打仗，抢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翻过大雪山……

长征路上，李贞既要和部队一起行军打仗，又要做党团工作、干部工作和收容伤病员工作，每天都要统计部队伤亡数字。尽管环境艰苦，工作劳累，但她想到这是为了消灭敌人，拯救劳苦大众，就越干越有劲，越干信心越坚定。有一天，军团长肖克风趣地说：“李贞同志，能走得动吗？”李贞爽朗

地回答：“和大家一样走，保证掉不了队。”

不久，红军缴获了敌人一些骡马。肖克对勤务兵说：“李贞同志一路行军很辛苦，脚也磨破了，快把缴获的那匹枣红马送给她骑吧。”

有了马，李贞的勤务兵小赵笑得合不拢嘴，嘴里不再嘀咕了。可李贞却不肯骑，看到谁负伤了、生病了、走不动了，就把马给谁骑。每当晚上宿营时，李贞还要在油灯下帮战士们缝补破衣服，然后才烧点水挑脚上的血泡，不让别人知道。

小赵见李贞拄着棍子忍痛行军，就又嘀咕上了：“部长有马不骑，都让别人骑，我这个马夫也白当了。”

李贞的意志非常顽强。那时的官兵关系亲如兄弟姐妹，情同手足，谁也不愿意让一个同志掉队落伍。

过雪山时，风雪扑面，寒风刺骨。面对险恶的雪山冰峰，李贞艰难行走，手冻僵了，脚麻木了，冷上加饿，浑身没有一点劲。师政委廖汉生见李贞冻成这样，便把自己围在腰间的一块羊皮送给她：“捆上吧，御御寒！”李贞感动地接过羊皮，又将它撕成两片，自己身上绑上一片，把另一片送给另一个体弱的同志。

在艰苦卓绝的草地行军中，没有粮食吃，对于红军是最大的威胁。当时红军的口号是：“团结一致，走出草地就是胜利！”为了战胜饥饿，闯过难关，李贞带领战士们去寻找食物。野菜采光了，就挖草根。一天傍晚，草原上狂风呼啸，大雨倾盆，李贞见一些小战士饿得头晕，走路东倒西歪，心里难受，总不能让这些可爱的战士活活饿死呀。她忽然想到了围在腰间的牛皮带，便生火烧煮，让大家分吃了一顿“牛肉”。

每到一处宿营地，甘泗淇便带着红二方面军直属政治处的几个同志四处寻找野菜，采集食物。那时，沿途辨明可以吃的野菜大都叫前面的部队吃光了。为了发现新的可以吃的野菜，甘泗淇总是冒着中毒的危险，抢先试着吃。当证实某种野菜无毒能够充饥时，他欣喜若狂，立即挥笔疾书拟写电稿，迫不及待地电告各部队。并鼓励指战员们为了革命，征服一切困难，不断前进，争取长征的最后胜利。

这一天，烈日烘烤着草地，指导员曾长久得了伤寒病，正发着高烧。为把战友活着带出草地，连日里，甘泗淇和李贞忍着饥饿，把自己那份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口粮拿出来，分给曾长久和其他伤病员。一次有人送来一块马肉，李贞像父母照料婴儿般，把马肉一口一口地嚼烂喂小曾。晚上甘泗淇还把小曾和其他伤病员安排在自己的帐篷里睡觉。过了几天，在李贞夫妇的精心照料下，小曾的病竟然好了起来，终于顺利走出草地。

“李贞同志，这个小同志交给你了，你一定把她带出草地。”这天傍晚，任弼时把一个红四方面军掉队的女战士杨国秀交给李贞。

“行，保证完成任务。”李贞痛快的回答。

茫茫草地上，李贞搀扶着13岁的杨国秀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行军。草地的气候恶劣，一日数变，一会儿天晴，一会儿乌云满天，一会儿刮大风，一会儿下大雨，一会儿下冰雹。有的冰雹像大碗那样大，有的战士被砸死了，有的骡马被砸死了。十天露营，就有九天下雨。地面积水成流，全身湿透，夜不成眠，只好坐起来，大家围在一起抵挡风雨。过水草地时更加艰苦，水草有毒，要打好绑带，穿好布袜，否则，走水草地要烂脚。水草地上面有一层稀泥壳，下面是不知多深的稀泥坑。一次有个干部不慎掉进了稀泥坑，越

陷越深，多亏李贞及时伸出竹竿抢救，才把他拉上来。在这种恶劣环境中，杨国秀支撑不住，病倒了。

李贞日夜看护在杨国秀身旁，鼓励她坚持住。过草地前贺龙曾送给李贞三副中药，其中两副在一个干部病倒时李贞给他吃了，挽救了他的生命。还剩下最后一副，李贞亲手把它熬好，一勺一勺喂给杨国秀吃。

“你不要管我了，李大姐。”杨国秀感动得直流泪，恳求道。“不，就是拉也要把你拉出草地。你还年轻，前边的路很长，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李贞充满自信地鼓励小杨。

当杨国秀烧退了，快走出草地时，李贞却得了伤寒病，昏迷不醒，同志们把她绑在马背上过了渭河。当时，李贞只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要战胜困难，坚持下去。

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终于闯过一道又一道难关，胜利到达陕北。“曾经沧海难为水”，李贞和甘泗淇历经万里长征的磨难，感情更加珍贵。在以后的人生旅程中，他们无论碰到何种困境，都能坦然面对，无所畏惧。在长征途中，甘泗淇一直和任弼时、贺龙走在一起，任弼时同志曾经说过：“甘主任是个忠诚的同志”。在甘泗淇的脸上，总是闪耀着两只含笑的眼睛，给人以永远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这一年，李贞刚满28岁，她充满青春活力，满怀信心迎接新生活的考验。

八路军妇女学校校长·困难不属于 革命者·大生产·开荒种地·淡泊一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组织上调正在延安抗大学习的李贞到八路军妇女学校任校长。从前方到后方，李贞开始不大习惯。她怕自己文化低，管不好这支来自四面八方的娘子军。对部队学校，她并不陌生。1933年仲夏，她由湘赣军区医务学校政委调任安福县委副书记兼军事部长时，被组织上派到瑞金中央党校学习。在那硝烟弥漫的岁月里能有机会上学，对从小就盼望上学读书却因家穷而当童养媳的李贞来说，心情是多么振奋哪！三个月的学习生活，使她有机会聆听毛泽东和张闻天、董必武、徐特立、邓颖超等同志的授课，学到了不少革命理论和文化知识。尽管那时学习条件艰苦，但她孜孜不倦的学习着，并取得了优异成绩。而今她从冀中前线到抗大学习时间不长，却又调去当管理学校的校长，李贞感到责任重大。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找她谈话说：“学校的学员，有参加过长征的娘子军，有来自东北的青年学生，为了加强对学校的领导，组织决定让你这个带兵的人来办学校。希望你依靠群众，尽快把学校办好。”

事在人为。李贞毫不含糊，第二天卷起铺盖来到妇女学校。一看学校住的窑洞连门窗都没有，窑洞里非常潮湿，炕也没修好，学员们抱怨吃的小米饭尽是沙子硌牙。

万事开头难。李贞的办事风格就是亲自动手，丰衣足食。她连夜召集学校领导和有关人员开会，分工落实。她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的力量，困难是能够克服的。

这天清晨，李贞亲自下厨，帮炊事员烧饭做菜，调剂口味。她边教边干，很快就让学员吃上香喷喷的小米饭。

为让学员们住的舒服，她领着学员们修好窑洞，安好门窗，整好土炕，

备齐过冬烧炕的柴禾，并和学员们一起上山挖煤，把炕烧干。然后，又领着管理人员逐个检查窑洞火炕的通风情况。

为丰富学员的文化活动，她亲自化装深入敌占区，买来了学员们盼望已久的篮球、足球、排球和乒乓球。课余时间，校园里充满了她和学员们打球的欢声笑语。

“李校长一来，学校变了样！”学员们学习劲头大增，人心安定，学校越办越好，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大批妇女干部。

李贞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和领导水平。工作实践使她认识到，一个人只有投身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之中，紧紧地和群众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巨大的力量，去克服一切困难。

“困难不属于革命者，它只能征服意志薄弱的人”。李贞在若干年后回顾起这段经历时如是说。

“解放区呀么呼嘿，大生产呀么呼嘿，军队和人民……齐动员呀么呼嘿！……”

1941年春，延河两岸刚刚解冻不久，八路军120师359旅奉命开赴南泥湾。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战胜经济困难，他们自己动手，开荒种地。身为120师直属政治处主任的李贞带领指战员们投入大生产运动。

开刚蒙蒙亮，李贞扛着锄头上了山。她边干边向大家介绍着自己家乡的风俗和耕作方法。沸腾的山川，到处激荡着欢声和笑声。平整土地，开垦良田，播下玉米、谷子、南瓜、大豆……李贞从小劳动惯了，在随部队转战南北时不管走到哪里，经常是一宿营，放下背包，就去帮房东担水、扫地、劈柴、做饭，还帮队伍里的小同志缝缝补补、洗衣服。

部队进入陕北后，李贞和战士们一样，铁锹一扛，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挖窑洞，开荒种地，背煤取暖，纺线织布，只要有块巴掌大的地方，都要种上棵南瓜。

春种秋收。这一年的秋天，他们大丰收了，上百个大南瓜抱了回来，蔬菜也自给了。贺老总看到高兴地说：“好样的！”李贞也风趣地回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

在以后转战大西北，抗美援朝的战斗中，劳动仍是李贞的习惯。指挥部不管搬到哪里，她都要抽空整地种菜。她说：“这是一举两得的事嘛，它可以解决机关吃菜，二可以锻炼身体。”

在李贞年事已高时，她仍保持着这个老习惯。她的房前有一块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平地，每年春天都要和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种上莴笋、豆角、丝瓜、南瓜。她还自己动手做一些泡菜。她说：“人老了，手脚不大听使唤，更要多动一动，劳动也是很好的运动嘛！”每到春秋的饭桌上，都是李贞自己亲手种的菜，她饭量小，主要以青菜为主。她说：“我一辈子清淡惯了，多吃蔬菜，对身体也有好处。”

只要还活着就要工作·一息尚存，
决不放松·香山脚下的平房·不要护
士和秘书·这个情我不能说

李贞一生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毕生奉献。她从一个童养媳成长为一名战功显赫的巾帼将领，从不居功自傲，有权不谋私，始终保持普通一兵的

本色，处处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解放战争时期，李贞担任晋绥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在彭德怀的领导下，为保卫延安和解放大西北作出了重要贡献。抗美援朝期间，她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秘书长，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953年回国后，李贞担任军委防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长，她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为加强防空军干部队伍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57年她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当时，军事检察院组建不久，许多事情没有经验。李贞到职后，协助检察长开展各项检察业务工作，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为军事检察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尽管在文革中她被迫害，关押四年，但她身处逆境，红心向党。即使在她年事已高，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顾问期间，她仍说：“只要我活着，我还要工作。唯一希望是下一代能接好老一辈革命者的班。”她还先后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全国妇联等担任过领导职务，始终如一、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她常说：“一个革命战士，一个共产党员，只要听党的话，把自己投身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之中，紧紧地和群众结合在一起，就能发挥个人的智慧，做一个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人。”

在北京香山脚下一间陈设简朴的房间里，曾住着年逾古稀、头发斑白，却依然精神矍铄，思路敏捷的李贞。她坐在吱吱作响的旧藤椅上会见来客。1976年她平反之后回到北京，没有住回原来的房子，而是住到香山这处平房院里。院里几家人合住，房子又老又旧，冬天暖气也不热。工作人员过意不去，想给组织上反映一下。她知道后立即制止，住房一直没有修。她在破旧的平房院里一住就是七八年，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后来，组织上考虑到她生活不方便，要她搬出平房，住到楼房里，她还一再说，有这样的房子住就可以了，迟迟不愿意搬进新居。组织上做了许多工作，她才勉强搬进楼房，但在有些同志的眼里，认为将军这样的老革命住“集体宿舍”，与其身分不相称。然而，李贞不这么看，她说：“战争年代走到哪里，就住在哪里，谁去计较个人住房。现在，固然条件好了，但不能过多地追求物质享受。我们的目标是共产主义，在住房等待遇方面老干部要自觉。”她还风趣地说道：“住在这里置于群众之中，就永远不会脱离群众嘛！”凡是左邻右舍有事相求，她都热心相助。一次邻居大妈的小孩发烧不省人事，李贞马上叫司机开车把孩子送到医院，经抢救脱离了危险。孩子的妈妈千恩万谢：“李奶奶，是您救了我们的孩子一条命啊！”

李贞一贯艰苦朴素，克己奉公，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她晚年身上穿的仍是五六十年代的旧军装，补了又补。工作人员几次劝她做两件像样的衣服，她都说：“我这套衣服还可以穿，只要穿得干净、整齐、暖和就可以了。”直到她参加党的十三大会议前，身上仍然穿着那件补了又补的衣服，脚上常穿着那双部队发的大头鞋。她说过：“战争年代条件很艰苦，我们吃的、住的、穿的都靠老百姓。现在条件好了，党的干部不能忘了老百姓，不能贪图享受，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能丢。”

她年事已高，却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凡是自己能动手干的事情，她都不要工作人员代劳，就连洗小件衣服，都是自己动手。平时吃穿，都很简朴，不讲究。她经常告诫工作人员不要向组织提什么要求，尽量少给组织上添麻烦。领导同志看到她生活节俭，家里空荡荡的，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提出